

他目睹侵琼日寇的罪行,19岁便投笔从戎,不料成了神枪手;他中学也没读完,不料因刻苦努力,在全军总高级步校毕业时总成绩第一;他普通话也讲不好,但成了赫赫有名的射击教授,并受到苏联专家的夸奖和刘少奇主席的亲切接见。他就是琼崖纵队的老战士,海南军区原副司令员刘荣。

总高级步兵学校射击教授会副主任刘荣(右)与苏联军事专家及翻译在一起。



文/海南日报记者 文刚

神枪手刘荣的一枪击二鸟的

椰林湾里的刘家大院

在风景秀丽的东郊椰林,椰林高大挺拔,昂立海边。海风过处,依稀可见椰林人家。走进茂密的椰林,你会发现一座风格别样的庭院。

庭院落落大方,呈正方形,中央是高大的正屋,大小十几间房屋组成了院落。楼阁式的大门,相连的廊庑,轩昂的厅堂。庭院大门上端精心雕刻着“天禄第”三个大字。天禄,即天赐福禄。从汉代开始,就有了以“天禄”命名的阁房,即天禄阁。沿袭下来,后代不少刘姓的府第取名为天禄阁、天禄第。大门两侧的对联上写着:发挥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横批:光荣之家。厅堂中庭院主人的肖像,一身戎装,气宇不凡。他就是琼崖纵队的老战士,原海南军区副司令员刘荣。

早年,刘家十分贫困,刘家先人和许多文昌人一样漂洋过海,闯荡南洋,受尽了歧视和虐待。庭院就是先人用在南洋拼命挣来的血汗钱建造起来的。

日本鬼子入侵海南岛的那年,未满19岁的刘荣毅然投身革命。不久,日本鬼子就血洗了椰林湾,刘父和叔母被日本鬼子杀害,弟弟被打断了手指,高大的正堂和庭院被日本鬼子放火烧得只剩下残垣断壁。

椰林湾人没有被日本鬼子的血腥屠杀所吓倒。在乡亲们的帮助下,经过拾掇的庭院又成了地下组织的交通站。后来,为了掩护革命同志,刘母被打断了手臂,两个叔叔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解放后,在地方政府和乡亲们的支持帮助下,庭院得到修缮,但只是修修补补。家人把重建正屋、修复庭院的希望寄托在刘荣身上。然而,刘荣想得更多的是贫困的老区人民。他的生活简朴,粗茶淡饭,衣服被褥都打满了补丁,家中没有一样像样的家具。他把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物,大都捐给了老区人民。直到1993年去世,刘荣也未能如愿,庭院中央仍然空空荡荡。

一个团阻击一个师的血战

琼崖老战士刘荣一生征战无数,但最让他得意的是龙虎坡阻击战。海南军事志对此有着详细记载。

1949年12月,冯白驹接到中央电示:准备接应配合野战军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

1950年3月31日,43军127师组成的加强团,在师长王东保、政委宋维斌率领下,从雷州半岛徐闻出发,次日拂晓,在海口东部登陆。时任琼纵第三总队副总队长的刘荣,率领三总一团,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并带大军向云龙转移。国民党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闻讯后,调遣大批军队,并派出飞机跟踪侦察。为了摆脱敌人,渡海部队和琼纵三总一团决定向白石溪进军。

部队到达营地后,得悉敌人调动了4个主力团,分别从文南县的蓬莱、南阳和琼山县的大坡,三路向部队进攻,妄图趁大军立足未稳吃掉部队。王东保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战斗。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决定

一集团在龙虎坡阻击从蓬莱方向来的敌人两个团进攻。当时大家认为,我军能不能打好这一仗,关键在一团能否顶住敌军两个团的进攻。王东保师长关切地向刘荣,“敌人一个团的进攻,一团能否顶得住?”刘荣果断地回答:“完全可以!”王东保师长又问:“一个师的进攻呢?”刘荣略为思索后说:“可以完成任务。”刘荣认为,一团的装备虽比敌人的美式装备差距较大,但是已经看到胜利曙光的指战员们,斗志昂扬,而且在秋、春、夏三大攻势的抗击10万余残敌的进攻中,积累了一定的作战经验,因此能完成阻击任务。王东保听后高兴地说:“好,好。拦河捉鱼。有你们挡住敌人,我们就可以放心捉大鱼了。”

4月1日上午11时,敌人在向三营发动进攻的同时,还向一营占守的高地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一时间,弹片横飞,树木折断,野草燃烧。双方展开了拉锯战。

在琼纵三总一团与敌人激战后,渡海部队迅速向大坡方向的敌人实施迂回包围。下午4时,王东保第七次派人送来手令:“我加强团已形成对大坡之敌的包围,你们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敌人,坚守阵地。主力部队下午5时发起总攻,以三颗红色信号弹为令。”刘荣阅毕手信,立即回令:“人在阵地在。”并马上传达师首长命令。

落日的余晖洒满了被炮火烧红了的龙虎坡。下午5时,随着“呼,呼,呼!”3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渡海部队向陷入包围圈的大坡之敌发起猛烈攻击。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干净、利落地歼灭敌人一个团。

从神枪手到射击教授

1952年5月,以原第三高级步兵学校为基础,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直属中央军委领导。

1953年1月10日,总高级步兵学校在这一天举行了盛大的开学典礼。典礼上,总政副主任萧华代表中央军委向校长宋时轮授旗,并宣读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训词,中央军委赋予该校的主要职责是培养步兵部队中的团、师职军官、政干部。

其实,早在1952年初,刘荣就被组织选送到总高级步兵学校。刘荣的大儿子刘衍盈1958年在南京大学读书,后任教。据他介绍,步校当时规模很大,那时盖的办公行政楼,南京理工大学现在还在使用,现在南京理工大学的很多教室上的大电扇和办公桌还盖着总高的印呢。

从海防前哨一下来到六朝古都,刘荣没有在繁华与热闹中驻足。尽管他当时已是师级干部,但中学尚未毕业,学习很吃力。清晨别人还没起床,他就开始背书;夜晚别人出去玩了,他还在写作业。战争年代,刘荣一次指挥战斗时,一发炮弹打了过来,幸亏警卫员将他推开,才捡回一条性命,留在身上的弹片常常让他头晕头痛,但他还是坚持学习,有时经常疼痛到天亮。功夫不负有心人,毕业时,刘荣以全校总成绩第一的成绩,受到校长宋时轮上将的嘉奖。刘衍盈说,父亲当年领奖的照片还在学校礼堂挂了好久。

1953年10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庆阅兵典礼

上,刘荣作为步校的优秀学员,参加了这次检阅。刘荣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载:“在铿锵有力的步伐中,我们豪迈地经过了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这一天,我不但看到了敬爱的朱总司令,也看到了伟大的毛主席,我们方阵在所有受阅学员中表现最好,真是终生难忘!”

1954年10月1日,中央军委决定,总高级步兵学校设训练部、军事科学研究部、政治部和10个教授会,包括战术、射击、炮兵、通信、地形等。刘荣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并被破格提拔为射击教授会副主任。

刚开始,刘荣讲的文昌普通话大家很难听懂,他就天天晚上到邻居——射击教授会主任田牧家里请教,很快就能与人正常交流了。刘荣的二儿子刘应文说,印象中,父亲无论是在海南工作,还是与家人交流,都坚持使用普通话。

刘荣的枪法很好,当时来指导的苏联专家很傲慢,认为他们国家的狙击手才是世界一流的,总是对中国学员不屑一顾。一次组织刘荣外出训练时,他指着天上并排的两只大雁说,你都能打下来吗?说时迟,那时快,话音刚落,刘荣手一扬,呲地一声,同时击中二鸟,从此,神枪手威名远扬。后来刘少奇视察步校时,听说这位神枪手后,特意让刘荣作了表演。从此,这位苏联专家常常在人前夸奖刘荣,甚至连建设训练场这样的大事,也是让他当助手。刘荣举家南迁时,苏联专家给每个孩子都送了礼物,还送给他夫人一瓶伏特加和一盒巧克力,这在当时物资稀缺的年代,弥足珍贵。

1959年初,刘荣回到海南,先后任广州军区某守备师副师长、榆林要塞副司令员、通什军分区司令员、海南军区副司令员等职,致力于部队建设与训练。

刘应文说,父亲在通什工作时,工作很是繁忙。但因战争年代留在背部的弹伤,工作一忙,常常累得背都直不起来。他就白天坚持工作,晚上到医院打吊针。后来查出身体有肿瘤,晚上通宵达旦睡不着觉,但他怕麻烦别人不肯叫醒护士,也不肯打止痛针,直到逝世前一天,还把子女叫到一起,乐观地告诉他们:“相信党,相信国家,生活会一天天好起来。”

刘应文总结说,战争年代的神枪手很多,但成为射击教授的不多,这也许跟父亲的谦逊与努力有关。



海南军区原副司令刘荣(后排右二)与琼崖纵队领导及老战友。